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三

目錄

陽明篇

脈證提綱
經病脈證治法
腑病脈證治法　宿食
禁下脈證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三

張仲景先師原文

會稽虛谷章楠編註

山陰冀子陳祖望
允占錢昌校訂

陽明篇脉證提綱

陽明之為病。胃家實也。

胃家者、統陽明經腑而言也、實者、受邪之謂、經曰。

邪氣盛爲實。精氣奪爲虛也。素問云。傷寒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干不得臥也。是言邪由太陽傳陽明經之證、而仲景止標胃家實者何也、蓋萬物土中生、萬物盡歸土、而胃爲臟腑之海、人身之土也、故其在經之邪、有從自受者、有從他經傳來者、在腑之邪、有從陽經傳入者、有從陰經傳入者、有從臟而轉入者、既入胃腑、如物歸土、無復傳變矣、故以胃家實

三字統括諸義以下各條分析詳明也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

太陽陽明者謂邪由太陽傳入陽明即化爲熱則不惡寒而反惡熱也脾主爲胃行津液者也胃家邪熱盛反約制其脾不得爲胃行津液故致燥渴

便鞕、如白虎湯、滋其燥渴也、脾約丸、通其燥結也

正陽陽明者、內經言。邪中於面。則下陽明。是陽明

本經受邪、內及於腑、故名胃家實也、其邪初感、亦

必有脈浮緊、惡寒等證、如下名條所叙者、但以陽

明陽氣盛、而邪易化熱、旋卽不惡寒、而反惡熱、𠦄

同、太陽之常惡寒、少陽之往來寒熱也、少陽止宜

和解、若發汗利小便、則徒傷津液、而邪不解、因之

轉入陽明、津液傷、則胃燥而煩、邪熱內實、則大便

難也此總明三陽經邪所以入胃之證上條如本之一本此條如三枝以下各條由此而生發也

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此卽明太陽陽明之證由初治不善而傷津液之故益汗與小便皆水穀之氣所化穀氣走泄則竭其津液若下之而胃中空虛其邪反乘虛轉入陽

明遂成內實于燥而大便難也

本太陽病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

汗出不徹由治不如法使邪不解轉入陽明即為太陽陽明之證也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邪在太陽表分陽氣被遏故必惡寒其風傷衛則

自汗寒傷營則無汗若陽明陽盛之經故邪離太陽而入陽明即化爲熱而不惡寒反惡熱也熱蒸水穀之氣外泄則自汗出乃爲陽明之證與太陽之風傷衛而自汗有惡寒者不同也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初時發熱無汗嘔不能食是太陽寒傷營也繼而諸證未退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邪轉屬陽明之

證也若汗出而諸證皆退則爲外解而愈矣濈濈者外泄不已也

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濈然微汗出也

寒傷營在太陽則無汗其後濈然微汗出爲轉繫陽明繫者邪未全離太陽兼及陽明者也若太陽風傷衛本自汗出而必惡寒若轉屬陽明卽不惡寒而反惡熱以此爲辨也然陽明初感亦有惡寒其無頭項強痛則非太陽也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惡寒而發熱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發熱也。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爲陽明病也。

此言正陽陽明之證，由陽明本經受邪而入腑者也。以陽明陽氣最盛，故其邪初感，雖有惡寒，得之一日，寒即隨陽化熱，而惡寒自罷，即自汗出而發熱也。良以陽明居中土，萬物所歸，邪既由陽明之

經而受隨即順道入腑不復再傳他處以故名正陽陽明爲胃家實也

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

此辨邪中陽明之證也若風寒受於太陽則有營衛之分故脈證治法迥異若不由太陽而邪中陽明者陽明主肉而無營衛之分惟以能食不能食爲辨風爲陽邪陽氣盛故能食寒爲陰邪陰氣勝故不能食若邪入胃腑必不能食亦無風寒之分

並有輕重淺深之辨也、

陽明中風。口苦。咽干。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此即言邪中陽明者、易於化熱、故口苦咽干也、腹滿微喘者、陽明當肺胃之關、肺胃氣鬱故也、其身發熱而又惡寒者、邪在表分也、脈緊者、兼寒也、以無頭項強痛、故非太陽、而為陽明之經證、邪未入腑、若誤下之、則傷脾胃、脾傷而腹更滿、胃傷則小

便難、以下焦氣化不宣也、此辨陽明表證誤下、則邪陷太陰、而腹更滿、以太陰爲陽明之裏也、其與太陽表證誤下而成結胸痞者不同、以胸爲太陽之裏也、然陽明誤下、不成結胸、而太陽誤下、亦有傷及太陰者、如太陰篇中、桂枝加芍藥桂枝加大黃等證是也、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此總舉太陽陽明正陽陽明而言也、太陽傷寒、其

脈浮緊、陽明初感、脈亦浮緊、如上條所云者、若至三日、而脈不緊、變爲大者、是陽明之本脈也、以陽明爲多氣多血之經、故脈大、然則陽明傷寒、脈亦浮緊、其證則與太陽不同、太陽經脈行於背、故有頭項強痛、陽明經脈行於前、故有口苦咽干也、

脈浮大。應發汗。醫反下之。此爲大逆。

脈雖不緊而浮大、邪尚在經、必當發汗以解、若反下之、使表邪內陷、如上條所云之腹滿小便難等

變證出矣、故爲大逆也、

夫病脈浮大。問病者。言但便鞕耳。設利之。爲大逆。鞕爲實。汗出而解。何以故。脈浮。當以汗解。鞕同硬

此即申明上條不可下之義也、脈浮且大、邪盛於表也、既無腹滿實痛裏證、則下之邪反內陷、爲大逆也、其便鞕爲元氣實、非邪實也、必當汗出而解以其脈浮故也、如不辨脈證、但見便鞕、妄用攻瀉、即變壞病、故仲景特申戒律也、

陽脉微而汗出少者爲自和也汗出多者爲太過陽脉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爲太過太過爲陽絶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鞕也

此言治之之法有善不善者卽表少陽陽明之證也陽脈微者浮按微弱則表邪已去汗出少則內熱已輕故爲自和此治之善者也如脈旣微弱而汗出多則裏熱盛爲發表之藥太過矣或其陽脈實是有表邪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爲用藥太過也

津爲陽、液爲陰、皆胃中水穀之氣所化、發汗太過、而胃陽不能接續、爲陽絕於裏、亡其津液、則腸胃枯燥、大便因鞕也、此與發汗傷津液、而利小便事同一例、名爲少陽陽明之證也、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陽明經氣旺時、邪乃解也、其發熱亦在經氣旺時、如潮之應時消長、故晡時發熱名潮熱、爲陽明之確證、異於太陽少陽者也、

陽明篇經病脈證治法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此言正陽陽明傷寒之證治也、若無汗而喘、脈浮緊、頭痛惡寒者、太陽寒傷營也、此寒傷陽明、而無頭痛、得之一日、其惡寒自罷、脈亦浮而不緊矣、然無汗而喘、則邪閉於表、與太陽同也、蓋肺為華蓋、而朝百脈、陽明經脈連肺、故喘、肺與皮毛相合、故無汗、必當從麻黃例發汗則愈、是麻黃湯為開達

營衞肌肉發表祛邪之總法、非獨治太陽病也、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此言正陽陽明中風之證治也、太陽中風、必有頭痛而脈緩、今標陽明病者、發熱自汗、而無頭項强痛也、脈遲與緩相類、微惡寒者、以汗出多而腠疎、表邪未解也、故宜桂枝湯解肌以發汗、蓋上條無汗爲陽明傷寒、此條有汗爲陽明中風也、

或問、既是陽明傷寒中風、何以不用葛根湯法耶、

余曰、陽明本自汗而脈大、此以風寒初感、未曾化熱、故一日無汗、一日脈遲、葛根性涼、故不用也、須知葛根不能治太陽病、而麻桂則可治陽明病也、何也、太陽以麻黃桂枝兩法、分治營衛、而陽明主肉、營衛在肌肉中、故治營衛、即所以治肌肉也、葛根走肌肉、而不能治營衛、以其性涼、不能開達腠理、色白、不能入營故也、麻黃開腠力猛、不能入營、

桂枝色赤入營、辛溫達衛、故能解肌以調營衛也、諸家見用麻黃桂枝、俱解作太陽之邪未去、而不思仲景特標正陽陽明者、即內經所云、邪中於面、則下陽明是也。皆因錯解胃家實爲胃腑實、如果是胃腑實、其各經之邪皆能入腑、仲景何故獨言正陽陽明爲胃家實耶、可知胃家二字、統指陽明經腑而言、謂由陽明本經受邪而入腑、不從他經傳來者、故稱正陽陽明爲胃家實也、後又言病從

之一日、其惡寒自罷者、特表陽明本經受邪之證
也、若從太陽所傳、其遲早無定、安可必其得病一
月即惡寒自罷哉、諸家於此等要義皆不明、凡稱
陽明病者、總認作由太陽傳來、若太陽焉有得病
一日即惡寒自罷之理乎、其分辨太陽陽明正陽
陽明少陽陽明一條、反置於各條之後、故次序紊
亂、失其義理、無怪後學無門可入也、且如太陰病
有用桂枝湯發汗者、則桂枝湯亦不獨治太陽風

傷衛也、直以脾胃統主肌肉、而桂枝能解肌調營衛以祛邪也、明乎此、方知仲景辨證之精、用法之妙、固難與庸淺者道也、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嘔不欬。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此辨陽明傷寒之變證也、陽明本自汗、故以無汗爲反、因寒邪外閉、未會化熱故也、若小便不利而無汗、又爲濕閉、今小便利、故爲寒閉也、至二三日、

寒邪內侵脾胃故嘔而欬四肢皆稟氣於胃寒遏胃陽故手足厥冷經脈因之上逆則頭痛然太陽頭痛在項後陽明頭痛在額前若不嘔不欬不關脾胃則手足不厥而經氣不逆故頭亦不痛矣素問云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干不得臥也是陽明止有目疼本無頭痛故此爲陽明傷寒之變證也舊註多從喻嘉言解作熱邪入胃熱深厥深誤矣夫熱深厥深乃少陰厥陰

證也若熱入陽明必自汗而渴今反無汗而不渴足徵寒邪入胃也寒過胃陽肺氣亦窒故嘔欬而厥冷以肺胃相連四肢稟氣於胃故也若作熱治而投涼藥豈非大誤哉如下有脈滑而厥用白虎湯一條則有裏有熱也一句其口渴等證已括於中而脈又滑故爲熱厥則無頭痛與此條之寒厥有頭痛者正相反也仲景一語包括多義若草草讀過焉能識其理旨哉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

此又推廣上條之義、以明無汗之故、非止邪閉一端也、其脾胃久虛、不能生津而化汗、則邪不能出、如蟲行皮中而麻癢、以皮中肌肉、脾胃所主故也、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欬。其人必咽痛。若不欬者。咽不痛。

陽明中風、故能食、風邪上冒而頭眩、其邪化熱、則

不惡寒、內經言。胃中悍氣直上沖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其風熱入胃、隨氣上沖、故欬而咽必痛。咽與肺喉相連、邪循咽、必及肺、故欬也、若不欬者、可知邪在經、而不入胃循咽、則咽不痛矣、此爲陽明中風之變證、故與太陽之有頭痛者異也、

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也。

太陽傷寒脈浮而緊、必有頭痛項強、而無潮熱、今

無太陽證、而脈浮緊、有潮熱發於晡時、故爲陽明傷寒、與太陽不同矣、若脈但浮不緊、則表雖未解、邪已化熱、寐時蒸汗而出、名盜汗也、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憒憒。反譫語。若加燒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

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此風寒互傷陽明經表裏之證、亦如太陽之互傷營衛也、蓋陽明之表肌肉也、裏胃脘也、脘上通咽、下及於腹、故咽燥口苦、腹滿而喘、裏證也、脈浮緊、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表證也、以寒爲陰邪、滯於肌肉、故身重而脈緊、風爲陽邪、化熱內擾、故咽燥口苦惡熱也、既已自汗、又發其汗、重傷津液、使熱邪益熾、而汗爲心液、液涸、故躁而心憒憒譫語

也若不發汗雖未傷津而用燒針助其邪火故怵惕煩躁不得眠比譫語略輕也若不發汗不加燒針見其內熱而下之邪尚在經下之徒傷中氣致胃中空虛而客邪反擾動胸膈心中懊憹比之煩躁又輕也其舌上有胎則邪塞膈間旣不可汗下故以梔豉湯湧吐去之也若其由發汗傷津而渴欲飲水口干舌燥者用人參白虎湯生津以清熱則其心躁憒憒譫語亦可以愈又不可因譫語而

誤作腑實用下法也、若因燒針助火而脈仍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此熱鬱三焦、用豬苓湯滋液清熱而利小便、則三焦氣化宣通、邪火下泄、其怵惕煩躁不得眠、亦可愈也、此三法、皆救誤治者也、或問何以知之、余曰、觀各條皆用梔豉湯治懊憹、此懊憹由誤下而來、則白虎豬苓兩法、皆治誤汗燒針所變之證可見矣、若未經汗下燒針、其風寒互持、表寒少而裏熱多、似宜桂枝二越脾一

之法爲當、何也、以其風與互持、故脈緊身重、腹滿
而喘、必須麻桂、以其自汗、則須芍藥、其咽燥口苦、
不惡寒、反惡熱、則須石膏、餘皆調和營衛之藥、陽
明主肌肉、營衛在肉中、營衛調、則肌肉之邪解矣、或
以脈浮緊、解作兼太陽者、非也、既無太陽頭痛之
證、而又不惡寒、則非太陽矣、其脈緊者、寒邪滯於
肌肉、故又身重也、況如上條之脈浮緊、必潮熱、潮
熱爲陽明證、是陽明傷寒脈亦浮緊、豈獨太陽而

已或曰既不涉於太陽何以云宜桂枝越婢而用麻桂乎余曰豈不見上條陽明病而用麻黃湯桂枝湯者乎若執定麻桂爲太陽藥尚未可讀仲景書也又有入於溫病篇者亦非也若溫病脈不當浮緊即使兼外感而汗出必解今既汗出且不惡寒其脈仍緊可見因風寒互持之故也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燥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上條渴欲飲水而用猪苓湯者。因小便不利。水鬱其熱而渴也。小便利則熱泄而渴自止。若非小便不利。因汗出多。胃燥而渴者。當用白虎加參生津清熱也。不可用豬苓湯更利小便。以泄津液也。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干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

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上條標陽明病、陽明本自汗、汗出而脈仍浮緊、以表風寒互持之故、蓋汗出為風邪、脈緊為寒邪也、此標中風、故脈不緊、而不得汗、亦明風寒互持者也、邪入陽明經裏、延及少陽、瀰漫三焦、故脈弦、少陽也、浮大陽明也、不同太陽之浮緩矣、陽明經裏連於肺胃、息不得舒、故短氣、腹都滿、延及少陽、故脇下及心痛、三焦氣塞、故久按之不通、鼻干不得

汗胃病脾困而嗜臥三焦水道不行鬱而身黃小便難也潮熱者陽明之本證也風寒互持表裏皆閉脾胃不得升降則時時噦矣陽明經脈行耳前少陽經脈行耳後故耳前後腫也腫處刺之而小差表仍不解過十日脈續浮者可知刺後經氣得泄脈已不浮今續浮者邪有向外之勢然其腹滿脇痛等裏邪甚盛豈能遽使外解故與小柴胡和之而後其脈但浮而裏邪之餘證已無者其邪已

出於表可用麻黃湯發其汗庶得解也設小柴胡和之而不應三焦盡閉而不尿腹滿不減而反加噦此正不勝邪邪無出路則無法可治也方中行曰脈弦少陽浮太陽大陽明脇痛少陽也小便難太陽膀胱不利也腹滿等陽明也三陽證具見以陽明居多而任重也喻嘉言曰此一段至理千古無人看出全不識所言者何事詎知其起初惟恐傳經傳經則變生其後惟恐不傳經不傳經則勢

篤其脈弦浮大氣短以至時時噦皆上下道竅不傳也所謂萬物所歸無所復傳者原爲美事孰知其病邪歸之而不傳反成如此危候太陽未罷少陽兼見是陽明所主之位前後皆邪要知陽明之邪來自太陽去自少陽所以與小柴胡推其邪速往少陽去路也與麻黃湯推其邪速還太陽來路也余按方喻兩說皆似是而非者也此條是邪中陽明延及少陽非由太陽所傳而與太陽無涉者

何以見之、凡風脈皆浮、故曰、太陰脈浮、可發汗、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則不獨太陽有浮脈也、三焦水道不利而氣閉、故按之不通、則小便難、而水鬱發黃、非膀胱病也、若膀胱病、而小便難、必有少腹滿之證、今無此證、可見非膀胱病、更非太陽也、陽明經脈行耳前、少陽經脈行耳後、太陽經脈上頭頂至耳上角、今耳前後腫、而耳上角不腫、頭亦不痛、則非太陽矣、其無汗者、陽明主肉、肌肉三焦

氣閉也。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若太陽無汗，必惡寒。今既無汗而不惡寒，可知因三焦氣閉，全不涉於太陽也。以其邪盛，則病重，本非由太陽而來，已及少陽，亦非其邪不傳而使危重也。邪在陽明經裏，兼及少陽，則不能用汗法；未入於腑，則不能用下法。止有小柴胡和解一法可用，並非推之往少陽去路也。況陽明經淺，少陽經深，莫非推向深處，其邪反能出乎？此更不通之言矣。既經

和解而後脈但浮無腹滿脇痛等餘證者其邪已出於表故可與麻黃湯一汗而解亦非推之還其來路也假使陽明裏證尚多其可用麻黃湯推之而出乎可見皆是臆說而非仲景眞實理法也薛生白曰喻嘉言才宏筆肆嘗以大言欺人今觀其所解獨出已見似乎新奇而實非理乃云千古無人看出豈非以大言欺人者哉然以張路玉之高明猶抄襲其說可知少有不被其欺者矣

陽明病。脇痛鞕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也。

言陽明病者、必有脈大潮熱等證也、脇痛鞕滿邪及少陽、中氣阻逆、濁壅不降、故不大便而嘔、舌胎白者、經熱腑寒、表裏不和也、既標陽明病、不過兼及少陽、而與小柴胡何也、蓋邪在經、必使汗解而少陽爲樞、陽明爲闔、治其闔邪、必難達、不及轉其

樞之靈也、其樞既轉、以故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自然汗出而解、表裏通調、大便亦可出矣、於此見仲景用法之妙、上條之用小柴胡、亦此理也、其曰從去路推之之說、不亦陋乎、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

潮熱為陽明之本證也、大便溏、裏無熱也、小便自可、三焦通也、胸脇滿不去、則兼少陽之邪、病在兩

經遠界之地故主小柴胡和解以轉其樞爲最善也凡小便利否如太陽病則屬膀胱以膀胱爲太陽之腑也陽明病則屬三焦以陽明主中焦中焦病則三焦俱病經言三焦者水道出焉屬膀胱是三焦爲膀胱之上司也如五苓散一方宣通三焦氣化之法也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是謂三焦之氣化小便方能利也

陽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

翕翕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幷。脈緊則愈。緊字下、必脫落一去字

陽明能食爲中風、風爲陽性疎泄、而小便應利、反不利者、以有水邪內蘊三焦也、能食而腸胃和、故大便調也、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者、外風內水相持於肌肉經絡間也、倏然發狂、濈然汗出而解者、以其能食而胃腸旺、故水邪不勝穀氣、穀氣敷布、與水共幷、化而爲汗、表裏通達也、風脈不緊、以爽

水之陰邪故脈緊水去則緊去而愈矣

陽明病若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鞕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

胃本虛冷又中寒邪則不能食上條因水邪鬱而小便不利此三焦陽氣不化而小便不利也四肢稟氣於胃胃中水氣外溢手足爲汗水穀不化欲作固瘕津液不輸下焦反燥故大便初鞕後溏

也、陰寒固結、假水成病、而名固瘕、內經名大瘕泄、即水穀不化而飧泄也、此敎人與上條對勘、上條風邪挾水、風爲陽、故水從陽化、汗而解、此寒與水皆陰邪、與太陽之外寒內水、用小青龍者、因同病異證、寒中陽明、陽明之裏即胃、故水寒合一、與穀氣結成固瘕、似宜理中眞武等法治之也、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噦、若胃中虛冷不能食

者飲水則噦。

此更申明上條未盡之義也、陽明本有發熱之證、而不知其不能食者胃中虛冷、攻其熱、更傷其陽必至於噦、噦者近世名呃逆、或岔嘔亦名噦、比呃逆爲輕、皆由其人本元內虛故也、更當驗之、若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如不噦、則非虛寒、其不能食、別有所因矣、

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

噦者陰陽之氣格拒於中故而腹滿視其前後便如有一部不利利之使陰陽升降通調則愈然其虛實寒熱適有不同必當詳察其因而治之非以攻下爲利也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癉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非受於經胃腑無病故能食者爲中風今雖能食而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者以胃中虛熱壅盛飽

則氣閉而微煩、風邪上膏、則頭眩也、痰聚由於脾弱不運、脾不運、則三焦氣化不宣而小便必難也、風邪化熱入裏、痰與水穀蘊釀、欲作癉病、癉者、濕熱鬱蒸、身目皆黃、言欲作者、教人及早辨治也、然非有形實結、故下之徒傷元氣、而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陽氣弱、濁陰不化故也、

無陽陰強。大便鞕者。下之。必清穀腹滿。

上條言雖下之、腹滿如故者、以陽虛脾弱、濁陰不

化也凡陽虛而濁陰不化者無津液輸布則腸中枯燥大便必艱是謂無陽陰強即太陽篇提綱中所云陰結是也須用姜附蓯蓉等通陽潤燥若昧者是其便艱而攻下之則脾腎傷而下利清穀腹反尿滿所謂臟寒生滿病也清穀者下泄清稀完穀不化其陽敗甚矣

脉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

此推原上條之義以明脉象治法也脉浮身熱是

有表邪、而不知其脈遲為陽虛裏寒、即使便鞕為陰結也、若誤攻下、而表熱仍在、裏寒益甚、必下利清穀、以四逆湯急救脾腎之陽、用生附配干姜、從裏達表、其外邪亦可解散、而不至內陷矣、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胃寒則嘔多、兼少陽之邪則喜嘔、故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下也、若胃寒而攻之、必下利清穀、兼少陽而攻之、必挾熱下利矣、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胃居中焦、以通降為順、若陽虛胃寒而濁壅、其肝邪乘虛來侮、則食穀欲嘔、故以吳茱泄肝邪而降濁、人參補中氣、姜棗調營衛也、若得湯反劇者、邪閉上焦、以吳茱參姜、反助肝熱而劇也、蓋膈胃之氣、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其上焦氣閉、則升而不降、故食穀欲嘔、當開泄上焦、則升降調而自愈、

不涉於肝也、

以上皆正陽陽明之證治也、

太陽病、其人發熱。汗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

此言太陽陽明之證治也、謂初起太陽病、必有頭痛項強惡寒無汗等證、今不惡寒、則太陽之邪已罷、其發熱汗出而渴者、邪入陽明而化熱也、熱渴欲飲水、少少與之、邪亦可解、以水爲天一之精也、

此下疑有脫文、既自汗而渴、陽明熱甚、津液已傷、若以法救之、當用白虎加參、豈有用五苓辛溫助熱滲泄津液之理、或者少少與之下、有若飲水多而成水逆者、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如此方爲合理、姑辨之以質明者、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邪傳陽明、則必發熱汗出、而無惡寒也、今其脈浮

無汗、則邪閉於表、必先解表發汗、不可與白虎湯也、若渴欲飲水、裏熱已甚、而無表證者、當用白虎加參、清熱以滋津液也、觀此條義理、益可見上條有脫文矣、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邪入於裏、則表無大熱也、口燥渴而心煩、內熱已甚矣、熱鬱肺胃、陽不能舒、故心煩而背微惡寒、以

白虎清熱加參助氣、氣旺、則陽舒矣、此恐人疑背微惡寒爲太陽未罷、故特申之、其餘陽明證具、已在言外矣、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營行脈中、脈滑而厥者、陽明熱鬱、營衞不和、經氣不周於四末而厥冷、此上條之背惡寒尤甚也、其口渴心煩譫語、已括於裏有熱也一句中矣、故當主以白虎、恐人認厥爲寒、特舉脈象以明之、其所

以不用調營衛之法者、必有陽明熱證、熱在陽明而主肉、營衛在肉中、故清陽明之熱、其營衛自調、經氣自達、而厥愈矣、又本論卷八、有言脈厥者、脈初來大、漸漸小、復來又漸大、皆邪閉營衛之故也、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脈浮爲在表、滑爲熱、故言表有熱也、裏有寒者、言此表熱、初因寒邪入裏所化、熱盛而浮於表、故主以白虎湯清裏也、然文法殊拗、或有錯簡、若眞有

裏寒、斷無用白虎之理、而脈亦不應滑矣、以俟明哲辨之、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胸中者、太陽之裏、胃腑之表也、太陽傷寒入裏化熱、觸動胃中宿邪、如痰飲之類、則陰陽格拒、故腹痛欲嘔吐也、主以黃連薑半辛開苦降、寒熱並用、交通陰陽、佐桂枝通經、和營參棗甘草以助中氣、

則表裏調達、而邪解矣、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未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鞕。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太陽中風、脈浮緩、發熱惡寒而自汗、今諸證仍在、惟脈變寸緩關浮尺弱、而又心下痞、其不嘔、則非

少陽之痞、必因誤下氣墜、故寸不浮而關反浮、惡寒者、表邪未解、則當仍從表治也、如未經誤下、不惡寒而渴者、此太陽已罷、轉屬陽明而痞也、陽明熱盛、津氣外越、故小便數而大便必鞕也、其熱在經、腑無實結脹痛、故不更衣、雖十日無所苦、無所苦、則不當妄用下法、其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以解熱、若其熱甚傷津而渴者、不應有痞、今因停飲與邪熱搏結成痞、而津不升、故渴、但以法救之、宜五

苓散化氣以消停飲則痞散津升而渴自止矣蓋中焦痞結升降失度故津不升而小便數也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邪正相爭則煩熱正勝邪卻則汗出而解乃又如瘧狀而發寒熱其熱發於日晡陽明經氣旺時此營衛之邪未淨而兼及陽明也當辨其脈而分治

法矣若脈實者陽明邪盛而使營衛不和蓋脾胃爲營衛之源也故發熱在日晡同於潮熱之腑證則宜下之裏氣通而表亦和矣若脈浮虛者邪在營衛故如瘧狀以畧兼陽明而日晡發熱故宜桂枝湯調營衛以發汗則邪解也其言脈實宜下者既有如瘧之表證亦只可用調胃承氣和而下之故止言承氣之法要人酌宜而用也邪在淺深進退之間仲景辨析脈證精細如是必使治法無絲

毫之差也、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大便圊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

上條辨脈以分邪之淺深此條辨證以分病之經腑六七日不大便者卽所謂胃約也陽明熱結不得下行而上沖故頭痛然其痛在額前不同太陽之頭痛在項後而又惡寒也若大便照常圊解者

其頭痛發熱、邪仍在表也、胃爲陽明之裏、邪在裏、故與承氣湯通胃、肌爲陽明之表、邪在表、故宜桂枝湯解肌、則胃中水穀之氣發而爲汗、以陽明多氣多血、故頭痛有熱者必衄、非謂衄後宜用桂枝湯也、此倒裝文法、因向在太陽篇、故多錯解義理、

陽明病。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嚥者、此必衄。

邪傳陽明、卽化熱、其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嚥者、熱在經、而未入腑也、熱動經血、故必衄、若熱在氣分、

必渴飲而不衄也、

脈浮發熱口干鼻燥能食者則衄

此又詳申上條之義也脈浮者邪在表也發熱口干鼻燥者以陽明經脈由目俠鼻故也邪熱在經不在腑故能食經血熱則衄也

以上皆太陽陽明之經證也陽明經淺少陽經深故邪有從太陽而傳陽明經者有從陽明經自受者少陽在陽明經裏故其邪多入胃腑不

必更由陽明之經矣。六經之邪皆能入胃。是故邪入胃腑。但當辨其結之實與不實。而分輕重緩急之治。不必論其邪從何經而來者也。

陽明篇腑病脈證治法

脈浮而大。心下反鞕。有熱屬臟者。攻之不令發汗。屬腑者、不令溲數。溲數則大便鞕。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脈遲。尚未可攻。

營衛在表、臟腑在裏、衛爲表之淺者、營爲表之深者、臟爲裏之深者、腑爲裏之淺者、此言屬臟屬腑者、分其裏之深淺也、脈浮而大、是表脈也、反現心下鞕之裏證、於此當詳審也、若別無表證、而有熱

屬臟者謂邪熱入裏犯臟如煩心驚惕之類是內熱盛而溢於表故現浮脈必當攻其內熱不可發汗治表也然攻者非大攻大下之謂但使熱解而已即如結胸證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理可見其熱屬腑者必日渴自汗而有潮熱當保津液為要不可令小便數以耗津液使腸胃燥則大便不鞕若邪初入未曾結實而汗出多者熱隨汗泄則可自愈既經結實而汗少其水由小便而

法則使大便難、卽上文溲數便鞕之理也、旣已便鞕、必用下法以通腑去邪、若脈遲者、陽熱未盛、尚未可攻也、是故發表不嫌早、不早則邪蔓延病重也、攻下不嫌遲、不遲恐邪未結實、反傷本元而變他證也、仲景特辨其脈證、爲治腑病之綱要耳、

陽明病。心下鞕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上條心下鞕滿、而脈且浮大、云攻之者、以其有熱

屬臟之證、恐人誤以脈浮而汗之也、如攻之、止宜瀉心等法、不宜用承氣也、若無屬臟之證、而但心下鞕滿、其邪尚在少陽之裏、胃腑之表、倘用承氣攻下、反傷本元、若氣脫而下利不止者死也、利止者、邪雖未去、元氣尚固、可治而愈、此特教人與上條對勘詳辨、庶免誤治也、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鞕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鞕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

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矢氣者此有燥矢也乃可攻之若不轉矢氣者此但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鞕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矢氣者慎不可攻也

潮熱爲陽明經腑之證日晡所發熱也必大便鞕方爲腑實可用大承氣不鞕其熱尚未結實不可攻也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內結者少少與

小承氣湯試之、必轉矢氣、俗云屁也、以其火旺而結燥屎、湯入而火氣行、則轉矢氣、若不轉矢氣、其火不旺而無燥屎、但先頭鞕、後必溏、故不可攻、火既不旺、攻之、則脾傷不運、濁邪反壅、而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津液傷也、與水則噦、陽氣傷而中寒矣、皆誤攻之故也、其後發熱者、陽氣旋復、餘邪發作、先經攻下、氣液兩傷、故大便必鞕而少也、可與小承氣和之、故凡不轉矢氣者、其火不旺、愼不

可攻也、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脈遲者、其人陽氣不足。故雖汗出不惡寒。其身必重。以陽弱而邪壅。故短氣腹滿而喘也。有潮熱者、

邪漸結實、其外欲解、可攻裏也、四肢稟氣於胃、胃中熱結、而水穀之氣、從手足溢出、爲汗、則腸燥而大便已鞕、方可用大承氣也、若身汗雖多、微有發熱惡寒者、外邪猶未解也、若外解、則不惡寒、而有潮熱、故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也、設若腹大滿不通、又有不得不下之勢、姑與小承氣和之、勿令大泄下、如此可謂詳慎之至也、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鞕、至四

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鞕。後必溏、未定成鞕。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鞕、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二三日、邪入陽明少陽之期、已無太陽柴胡之表證、然其煩躁心下鞕、邪尚在經、故如上條云心下鞕滿者、不可攻、況又脈弱、元氣不足也、至四五日能食者、以邪未入腑、故能食、雖能食而心下鞕滿、

故少少與小承氣微和其胃令小安是權宜之法也至六日再與小承氣一升如便通則邪解若竟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邪雖入腑而不能食其小便少邪熱尚未結實便必初鞕後溏攻之必更溏泄須小便大利則腑熱盛而蒸水外行屎定成鞕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此條總因脈弱恐元氣不勝藥氣故再四詳審左右迴顧必俟其邪氣結實而後攻之則病當其藥便通可愈否則邪不去

而正先發病卽危矣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已有邪熱入裏之證未曾吐下而心煩者並無大實滿痛可與調胃承氣微下其熱蓄心煩亦卽所係所云有熱屬臟之類輕則心煩重則讝語也

大病陽多者熱下之則鞕

陽氣多者邪易化熱熱盛則陰傷下之再傷其陰液則腸胃燥而便必鞕也當滋津液不可更下矣

趺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强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

大便則鞕其脾爲約麻仁丸主之

趺陽胃脈也浮者邪氣盛也濇者脾氣結也脾本爲胃行其津液者也胃家邪熱氣强脾反受其約制不得行其津液而水液下滲故小便頻數水從外走則腸胃枯燥故脈浮濇相搏而大便難矣用麻仁丸潤以通之也蓋三焦主升降而行水道者也升降實由脾之轉運脾受約制而不轉運則升

降失度三焦氣化不宣或窒塞而小便不利或下溜而小便頻數不利則變水腫頻數則大便鞕也

脈浮而芤浮爲陽芤爲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浮者陽盛於表芤者陰虛於內浮芤相搏則陽偏亢而胃氣生熱胃熱則津干矣其陽則絕者謂陽津不得接續而升也

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

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鞕。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病發於陽七日愈、病發於陰六日愈、十三日、人身陰陽旺氣已周、其邪不解、因而過經轉屬陽明、發譫語者、邪熱盛也、當以湯藥下之、凡小便利、則水道通、邪熱在胃、劫其津液、大便必鞕、今反下利、知醫以丸藥下之、未能蕩滌其邪、而直下傷氣、故下

利而邪不去仍發譫語此非其治也氣傷下利脈當微厥謂弱氣不能應指也今反和者是其元氣尚強邪熱內實宜用調胃承氣和而下之也設脈不和或微厥者又當別論可知矣

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一升腹中轉矢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矢氣者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濇者裏虛也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譫語發潮熱、皆陽明實熱之證、脈應沉實有力、其滑而疾者、來去速疾、不勝久按、是氣虛不固也、故先與小承氣一升、若轉矢氣者、尚能運動藥力、可更與一升以通之、若不轉矢氣、其元氣不振、不能運藥以攻邪、則不可更與矣、至明日、仍不大便、脈反微濇、是裏虛不去、而元氣已萎、故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大實則譫語。虛鄭聲、鄭聲者、重語也。

元氣不虛而邪盛爲實、譫語者、無義理之妄語、聲必高亮、鄭聲爲重語、者有義理之言、或平日所爲之事、重複而語、刺刺不休、聲必低弱、是本元虛而心不能主持故也、實者攻其邪、則元氣自復、虛者必以扶正爲主也、如上條之譫語而脈不足、是爲邪實正虛、故難治也、

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裏實。久則譫語。

邪已入裏、故脈沉而喘急腹滿、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徒虛其表、內熱更甚而發譫語矣、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經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是汗與血出於一源也、重發汗而亡陽津、其營血亦竭矣、心無血養、邪熱擾亂而譫語、其脈短者、生氣不能接續、故死若脈和者、本元未敗、猶可治之而不死也、治法則

汗吐下後篇中宜互參之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鞕鞕則讝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讝語止更莫復服

此言雖不重發其汗而亡陽但凡汗出多者則津液耗而便鞕讝語然止胃燥非大滿大實故以小承氣湯微下之若一服讝語止更莫再服恐反傷也良以汗爲心液液涸而心神無主故讝語治之當以救液爲要不可單攻其邪也

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直視喘滿肝腎氣絕直視下利脾腎氣絕雖無譫語亦死也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濈然汗出則愈

衝脈爲血室肝所主而與陽明經脈會合故陽明邪熱得以流入血室其脈上通於心故而譫語血從大便而下故知其熱入血室若下血而無譫語

其熱止在陽明亦可隨血而去也以邪入血室故當刺期門從肝募而泄其熱也合病併病篇後有腹滿讝語肝乘脾名曰縱刺期門一條其邪在肝此陽明邪熱入血室亦從肝而泄之故讝語刺期門則同而病邪之來源則不同肝邪乘脾而讝語者母病及子而心脾經脈又相通也

陽明病其人善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善忘屎雖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

主之。

標陽明病者、必有潮熱自汗等證也、與之言、隨即忘爲善忘也、以心主血脈、血藉氣行、其血瘀結而氣不達於心、故神憒善忘、因其久瘀在經脈、而新血不得循序周流、則畜於腸胃、大便難者、邪熱也、以有畜血、故反易出而色黑、於此足可徵矣、此不涉於血室、故無譫語、與熱結膀胱之有譫語者、又不同、而同用抵當以下瘀血也、

陽明病。讝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宜大承氣湯下之。若能食者。但鞕爾。

此言風邪入裏化熱、而讝語有潮熱也。中風本能食、今反不能食者、以胃中有燥屎阻結也。故宜大承氣下之、若能食則無燥屎、但便鞕爾、以無形邪熱擾心而發讝語、胃無實結而能食者、下之宜調胃承氣也、

汗出讝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須下之。過

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
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風邪在表則自汗出不應有譫語今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故如腑實一般必須下之然在表之邪未盡入裏須俟其過經入腑有潮熱而後下之若下之早熱反內陷語言必亂以表邪陷裏故爲表虛裏實也若其經邪入腑下之則愈宜用大承氣湯倘下早而語亂當用救治之法非謂仍用大

承氣也、此倒裝文法、不可錯解、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以有燥屎而胃腑實、故發作有時、亦如潮熱之類、其繞臍痛、尤爲明證、氣閉不通、則煩躁也、故宜大承氣以下燥屎、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津液由脾胃化生燥屎結阻升降氣窒小便不利而水穀之氣不得輸布或蓄於內則大便乍易或溢於外則內燥而大便乍難胃氣不得通降有時陽浮於表而發微熱氣阻不通則喘而上冒不能臥也總因燥屎結阻之故下之自愈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下後、則邪去而安、今心中懊憹而煩、非餘邪不淨、卽胃中有燥屎結阻未下也、有燥屎者、其腹按之必堅實而痛、如上各條之現證也、倘腹微滿而無脹痛、則非燥屎、但初鞭後溏、不可攻之、凡有燥屎、俱宜大承氣湯者、以芒硝鹹可軟堅也、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此卽明餘邪未淨而無燥屎者、下後有形實邪已

去則無脹痛之證矣尚有無形熱邪散漫故外有熱而手足溫並非誤下邪陷故不結胸而但心中懊憹邪熱肆擾故饑不能食其熱由胃上蒸而出頭汗故以梔豉湯輕泄湧吐使邪從上散也

陽明病發熱汗出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言陽明腑實脈證全具而發熱汗出多則津液大泄故當急下遲則熱結愈甚必有昏厥之變而津液干枯雖下不得通矣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發汗則津液先傷腹滿痛則內結已實故當急下亦恐其津液干也觀篇首各條有云脈遲尚未可攻有先鞭後溏者不可攻有用小承氣微和之勿令大泄下者皆從脈證異處較勘權宜其緩急輕重而施治法皆仲景精微軌則最當究心者也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有形之邪結故腹滿不減似乎畧減亦不足言者

其內實可見故宜大承氣下之也、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鞕故也。以亡津液。胃中燥故令大便鞕。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為小便數少以津液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陽明病、本不惡寒而自汗出者、其裏熱已盛、若渴者、皆用白虎湯也、既已自汗、更重發汗、邪雖解而

汗過多、傷津液、故大便難也、便難氣閉、故微煩不能了了清爽、教人靜養勿治、俟津液還入胃中、必大便出而愈、蓋三焦包胃腑之外、水由三焦而行、則為小便、小便少、則水歸胃腑而大便潤矣、世俗見大便多日不解、不明虛實、妄用攻瀉、殺人多矣、如上各條之當急下而不下者、其害亦然、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鞕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

土瓜根及大猪膽汁皆可爲導

此又申上條之義或恐干燥日久便不得通腹中脹悶可用潤導之法以通之蓋既發汗而小便又利其津液皆從外泄不得還入胃中必致內燥日甚若無脹悶當養津液俟其自通不必導之也

宿食

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濇尺中亦微而濇故知有宿食當下之宜大承

氣湯。

人病有宿食者、謂得陽明病證而兼有宿食也、脈浮而大、本陽明之病脈也、以兼宿食裹結、故按之反濇、尺中者、下焦之氣也、食滯腸胃、下焦氣不宣通、故脈微濇、靈樞云、水穀者、常并居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以宿食不行則下焦氣閉、故當用大承氣通腸胃、去宿食也、

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當下之。與大承氣湯。

下利不欲食者、外邪入裏、與宿食膠結、如近世噤口痢之類、必有腹痛邪積之證可驗也、若脾虛下利、而胃寒不欲食、當用理中等法、溫中扶脾胃也、必有實熱積滯、方可用承氣下之、虛實之分、即死生所係、不可誤也、亦有虛寒而兼宿積者、附子大黃並用、溫臟通腑、古法多矣、皆當考究、蓋臟溫、則陽氣化、腑通、則宿積去也、

下利。脈反滑。當有所去。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下利氣習脈必沉弱反滑而有力是實熱內盛火性急迫而利當有熱邪所結而應去之宜大承氣下之乃愈也

下利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鞕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浮中沉三部脈皆平元氣充也心下鞕者邪結實也下利者熱邪迫水下行而邪結不動下利多則津液亡雖下不通故當急下也

下利。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脈滑爲熱、遲者、邪結內實、氣行遲緩也、利未止、當下、義與上條同、

病腹中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以上各條、或舉脈、或舉證、互明其理、皆爲實熱、故當下也、如下利不欲食、有宿食、當下、亦必有如前後各條之脈證可憑、敎人斷驗者也、

宿食在上脘者。當吐之。

如脹痛在上脘、知爲宿食、當吐之、以其近在胃口、吐之易去、下之反逆而不行也、

下利差後。至其年月日復發者。以病不盡也。當下之。

宿積未淨、至其年月日、仍感舊時之氣候、則邪動而病發、後世所云休息痢者是也、故當下其宿積、

禁下脈證

諸虛者。不可下。下之。則大渴。求水者易愈。惡水者劇。

虛而下之、邪熱未除、元氣反陷、不能生津、則大渴、求水者、陽鬱不升、治之多愈、惡水而又渴者、胃陽已敗、故劇也、

脈數者。不可下。下之。則必煩。利不止。

邪入於腑、脈當沉實、其數者、邪尚浮動、未曾結實、下之、則浮動之邪內走而心煩、元氣下陷、則利不止也、

諸外實者不可下。下之。則發微熱。亡脈厥者。當臍握

熱。

諸外實者、或衛實營虛、或營衛實臟腑虛、此言素來稟體有餘於表而虛於裏者、下之更虛其裏、則無脈而厥矣、蓋脈根於裏者也、其外實之陽浮越、而身發微熱、其內存之陽、僅有當臍一握之熱、是以當臍爲命蒂、其陽之不絕如縷、因而營氣不能接續、則無脈而厥也、

咽中閉塞。不可下。下之則上輕下重。水漿不下。臥則

欲踡。身急痛。下利日數十行。

咽中閉塞者、脾腎陽虛、津氣不升也、下之、其氣更傷而下墜、則上輕下重、不能舉步也、胸胃無陽敷布、則更閉塞、水漿不能下矣、四肢營衛陽氣不周、臥則欲踡、而身拘急疼痛也、脾腎氣不固攝、則下利日數十行、此須四逆眞武等法、以救之也、

動氣在右、不可下。下之、則津液內竭、咽燥、鼻干、頭眩、心悸也、

動氣在右者、脾肺氣虛不固也、夫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脾肺氣虛、則津液本少、故下之而氣傷、使津液內竭、無以上潤、則咽燥鼻干也、氣液兩傷、虛陽化風、則頭眩、營血耗損、則心悸也、

動氣在左。不可下。下之。則腹內拘急。食不下。動氣更劇。雖有身熱。臥則身踡。

動氣在左者。內經言胃之大絡名曰虛里。出於左

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又言動甚。宗氣泄也。此出於中焦之營氣、營行脈中、故爲脈之宗氣、動甚則宗氣外泄、肝膽之氣因而不調、下之傷陰、經脈失養、則腹內拘急、胃中格拒、食不能下、而動氣更劇、虛陽外露、身雖有熱、而臥則欲踡、正爲腹內拘急之故、非因畏寒而踡也、

動氣在上。不可下。下之。則掌握熱。煩。身上浮冷。熱汗自泄。欲得水自灌。

動氣在上者、上焦膹鬱、肺氣不順也、下之而中下焦氣泄、上焦衛陽陷入於營、故掌蒸熱而心煩、營熱衛寒也、衛寒故身上浮冷、營熱故熱汗自泄、煩熱甚欲得水自濟、蓋本營衛不和、而上焦氣動、故發出營衛諸證也、

動氣在下、不可下。下之。則腹脹滿。卒起頭眩、食則下清穀。心下痞也。

動氣在下者、腎氣不固也、下之更傷脾腎、脾傷則

不運化、而腹脹滿、腎傷而虛陽上冒。則卒然頭眩、中虛且寒、食則下利清稀、完穀不化、濁陰反壅、心下痞結也、亦當用姜附四逆加消痞之法

卷三終